

古今說部叢書

第四集
二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實用學校學業

曾 月 如 輯 譯

實驗電報學

一冊 定價六角

西國電學家言。汗牛充棟。是編就譯者所見數十百種中。擇其關於電報學者。摘譯其菁英。凡所取材。專適於我國現今各局之所用者而止。譯者從事斯學二十餘載。經驗既富。學識自充。凡遇西書所無者。悉據閱歷所得。以補其闕漏。圖必精審。說必詳盡。末附正切表。供測算時檢查。并附中西物料名目表。凡我國電報公用之名稱及相傳之俗稱。皆有所取正。

蜀徵紀聞

青浦王翊德甫撰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予從定邊右副將軍溫公福於永昌。將襲緬。會四川金川土司索諾木與革什咱土司拉旺斯布登夙有隙。隱爲兼併計。四月乘其浴於溫泉。掩擊殺之。取其地。先是金川有女欲與革什咱婚。土司拉旺斯布叛奔於金川。索諾木妻以女遣回。革什咱令伺土司便。則刺之。朗卡瓦爾遂至革什咱。策在乘其不備。襲殺之。金布登往洛朗卡瓦爾。佳以告川。欲以朗卡瓦爾爲土司。衆不服。乃止。遂以衆侵明正土司。而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者。本與金川同祖。且娶索諾木妹。自上年已指沃日土司色達拉爲咒詛。致其父子患病。且年歲不登。舉兵攻之。於是大學士兼總督阿公爾泰親至達圍。諭以順逆利害。并割沃日舊寨及日耳地畀小金川。色達拉退棲於達圍。僧格桑始歛兵退。然番人重佛教。嘗遣人赴西藏禮達喇嘛。謂之熬茶。喇嘛番僧之謂達賴梵言海謂其智慧法力如海也。居西藏之布達拉山寺。大詔小詔。甘丹諸寺皆其所屬。西藏本杜爾伯特地。與天竺五印度隣。自唐以來。卽崇尙桑門教。主地方者爲拉藏汗達賴喇嘛。與之分治其民。頒給金冊金寶。其印文云。西天自在佛總理天下釋。

教普通凡喇嘛皆達賴喇嘛之印以國語漢字蒙古唐古忒四種
字刻言之喇嘛達賴喇嘛自宗喀巴之教以來其理罕者轉輪應世每
一世降生班禪額爾得尼降生大弟尼降生克圖爾得尼降生如達賴喇嘛
第一子名瑚土克圖爾得尼降生如達賴喇嘛其理罕者轉輪應世每
落伍者四名瑚土克圖爾得尼降生如達賴喇嘛其理罕者轉輪應世每
類善齊地有紅教喇嘛能與達賴喇嘛者名多爾濟多穆帕其教以工
幻且使達賴喇嘛統轄之喇嘛又每歲冬番人入內地傭工謂之下墳及是有司惡僧格桑桀
喇嘛禁其人勿許出境於是僧格桑疑色達拉實陰慫恿之聞革什咱事乃復圍
沃日之日隆木耳達圍抵斑斕山皆築礮守之阿公乃奏言僧格桑凶狡反覆
非大創不可自往南路打箭爐調兵進剿而令提督董君天弼赴西路討小金
川天弼偵山神溝有間道思掩之時八月連日雨雪遇賊兵皆潰松潘鎮總兵
福昌攻斑斕山亦敗事聞上念兩金川番人素犷悍不靖而僧格桑索諾木
皆年少凶醜狂悖不誅後患且無已時然金川自傳公恒經畧後羈縻臣服垂
二十餘年又路險不可攻且兩酋勾結久若兼討必益爲死黨滋蔓難制上
因決策先勦小金川滅僧格桑則索諾木必懼而聽命然阿公遷延畏葸弗勝

任。命德公補總督四川。趣阿公入閣辦事。會德公在途。奏緬事不稱。旨。罷爲一等侍衛。復令阿公兼總督如故。終以其嫻吏治。不習軍旅。於是止襲緬之舉。命右副將軍馳往四川。區處軍事。時前副將軍阿公桂芳以緬事革職在永昌。溫公以其久在四川。熟練邊事。奏請隨往自効。二十五日得旨。授阿公四川總督。溫公又奏言。自永昌至四川。雖有山僻小路。詢之地方官。稱係夷苗雜處之地。人夫牲畜稀少。沿途並無住宿村莊。必須長行騾馬。馱載鍋帳。轉恐不能遠行。應由省東霑益州。經貴州威寧畢節一路入蜀。共五十五站。星馳前往。計十月二十間可至成都。在滇之滿洲兵二百。黔兵三千。應令參贊大臣五岱及雲南昭通鎮總兵官馬彪率之。分隊隨後啟程。二十八日遂行。參軍事者兵部員外郎巴君尼璉尙君安及主事王君日杏趙君文哲皆同行。辰刻雨。頃之晴。所過官坡威寧哨鐵索橋。泥途滑滑。徒御頗爲艱窘。戌刻抵杉木河憩。三十日丑刻行。薄寒中人。殊不可忍。辰刻過漾濞。稻畦已刈矣。今秋雨多。百溪怒漲。漾江水尤訇鏗蹴沓可畏。酉刻抵合江。飯已。段生雲程來。生家於此。其父子

兄弟皆學官弟子。上年五月二十二日。余主其家。會密雨。倚樓望四山雲霧。曉霧遠。檣皆竹樹。與溪水鏘鳴徹夜。枕上因作四絕句。所謂兩年七度紀山程。伏雨闌風馬倦行。好語南樓絃誦士。澤車欸段足生平者也。生出詩文質正。且欲求師。時予門人蔣檢討鳴鹿。方主大理書院講席。乃作書使往受業焉。至是。中夜走送。頗感其意。贈以一絕云。戎馬間關日。江山搖落辰。憐君中夜別。萬里話窮塵。

十月初一日寅刻。過龍尾關。日出過趙州。憶去年經此州南十餘里。有飛來寺。寺爲景泰六年中涓所修。後殿殊高。登之可瞰百餘里。時點蒼方出雲。不見頂。洱海在杳靄空濛間。如一幢潑墨畫。今過此。尙味爽。不及登也。午刻過白崖。戌刻抵雲南驛。

初二日子刻行。辰刻至普淜。時戶部右侍郎桂公林亦銜。命赴川辦理軍事。爲副將軍。作書與之。訊兩金川近日情狀。飯已至天神堂。有微逕通鸚鵡塘。林木陰翳。黃葉時墮。沿路流水淙淙。景物極幽寂。然地下沮洳。夏秋弗可行也。夕

抵沙樓。已見初月。

初三日過呂合。至楚雄。飯於同年太守周君際清廨中。見宗人誦芬大令。草草不得語也。夕抵廣通。接德制軍福來信。云已督兵渡明正土司河。攻取礪樓數座。戮番衆百餘人。

初四日過捨資祿豐。皆啜茗而去。及暮微雨。抵鍊象關。俗名老雅關也。

初五日子刻行。雨甚。乃舍輿而馬。黎明至安寧州。未刻過碧鷄關。重臺梅萼已糝。薦紅。蓋在滇四見此花矣。爲之憮然。申刻抵省。復晤法謹亭。明博晰齋。明諸公。是夕諾肇仁撫軍促小飲。二鼓歸。諸事拉雜。弗能寐也。

初六日辰刻將行。有歌者楊邇來送。意態頗掩抑。楊本貴州人。向爲吳制府達善所眷。因徙居昆明。曩以詩贈之。有錯認生來神女廟。畫梁初日是芳名之句。就道雨甚。過板橋。與唐再可。思明府余庚有慶。長同知小坐話別而去。亥刻始抵楊林。

初七日寅刻行。已刻過易龍。戌刻抵馬龍。署州事平君。敬來見。同年瑤海聖

臺之弟也。

初八日丑刻行。已刻過松林驛。又八十里。戌刻抵炎方驛。卽來遠驛也。南寧令楊君興邦以部署驛事在此。中夜來謁。余方據案作文檄。相對惘然。

初九日微陰。辰刻過霑益州。自易龍以東。地頗平敞。申刻至宜威州。則四山環抱。林莽復蔽虧矣。夕抵淪塘驛。郵舍僅數椽。疥牆濕地。弗可憩也。飯畢卽行。西風作。五鼓寒甚。

初十日辰刻渡可渡橋。橋長數十丈。雄壯險阨。滇黔接壤處也。亥刻抵威寧。時趙君雲松翼新授貴西兵備道抵省。聞予輩來。乘遽至此。令候人來迎。過舍小飲。出近詩見示。中如打牛坪諸作。皆雄傑可喜。知州崇君士錦江蘇天長人。爲癸酉同年。是夕往憇其署。作奏草。

十一日辰刻過鄧子坎。又四十里過渾水塘。四十里過水槽。黔中多雨泥淖。殊窘於行。四十里抵七家灣。得旨知阿公爾泰破小金川四寨。盡復明正土司地。進攻約咱大寨。游擊宋元俊之力爲多。宋安徽鳳陽人。在川久。熟習番人蹤

跡故能然。上嘉之。特擢爲副將。

十二日四十里過平山哨。又四十里過新屯。又四十里過高山舖。又四十里抵畢節。時已亥正三刻矣。

十三日已刻拜摺後行。畢節爲黔滇兩省銅運總匯處。市集甚盛。行二十里度七里橋。上爲七星關。氣象頗雄闊。又四十里抵層臺。俗名孫家集。時同年戴君涵在此辦理驛事。憶戊子冬赴滇時。君由玉屏令擢定番知州。方謝事。今復署黔西州。三年賦別。世故滋多。秉燭絮語。爲之淒絕。

十四日行五十里過白崖。又五十里未刻過赤水河。一名齊郎水。其源出貴州赤水衛故名。流至四川合水縣。入於大江。水色深綠。扁舟以渡。河西卽四川界也。登岸村舍半塌。無坐處。食粥少許。行又三十里下山甚峭。俗以判官腦呼之。時雨大作。行頗艱險。又二十里戌刻抵摩泥。有微月。村家早閉門。無可棲止者。久之得一空舍。蓋萬壽宮也。取火市米。呼守舍一嫗炊飯。飯輿人去。

十五日子刻過半邊山。止於逆旅。無人。夫不能行。秉燭危坐。因思查君儉堂。禮

方爲四川松茂兵備道。小金川各夷境皆其所轄也。乃作詩四章寄之。云烽火頻年歷瘴鄉。又隨定遠過華陽。陌刀二百軍鋒銳。

見牛叢與南詔緯斯書

組甲三千殺

氣揚。

謂滿洲兵二百餘兵三千

星拂參旗開北路。地窮井絡入西羌。書生參佐眞何補。聚

米憑君指戰場。決策凌冬鏖賊壕。木坪瓦寺陣雲高。維夷何敢思蠶食。上將重

煩運豹韜。羽檄徵兵三道集。繩橋輓粟萬夫號。熏香畫省南吳客。約服頻憐壓

孟勞。東華游醺昔時同。獐酒搖刀讖語中。擁傳君先辭薊北。從軍我亦度岡東。

緬人稱老官屯爲岡東

梅花人日勞相憶。杜宇春山望不窮。何意天涯雙鬢白。維關風

雪並臨戎。杜陸清才萬古傳。敢誇詩筆門前賢。江山寥落身將老。戎馬間關病

未捐。遠道驚心悲陟岵。餘生回首念歸田。祇應共醉郵筒酒。欲訴牢愁更惘然。

比曉。始雇貿易人舁輿以行。五十里過普市。市在山半。又四十里西刻過滴水

舖。始蟲有供帳具。又四十里亥刻抵永甯。

十五日卯刻過老軍營。又三十里已刻過馬嶺。又四十里未刻至江門驛。驛西

清水河。源於雲南鎮雄州。及是太平山始通舟楫。聞副將軍已從水路往。蓋自

江門至瀘州。應歷大洲渠壩納谿三驛。凡一百六十里。若乘舟順流。半日可達也。酉刻予同兵部員外郎尙安後改名伊綿亦登舟。江出兩崖間。水湍急。所謂江門峽。尤悍。舟至是忽落數丈。其旁巨石如獐獅奔馬。皆與船舷受擊。初見山腰遠火上下。與舟人呼嘯。頃之齊列峽側。因是峽險惡。晚行尤不易。故土人把火來照云。時儻從不寐數日矣。是夕皆熟睡。

十六日寅刻起。倚艦眺望。微月將墮。水雲空濛。舟人指云前納谿縣也。遶縣境北行。水漸逆。是爲清水河。入大江處。頃之見大江從西來。冲融渺瀰。又東行二十里。午刻至瀘州。閭閻富庶。市集繁華。蓋雲南之銅皆於此運江行故然。寓舍堂軒整饬。蓋川南道行署也。時尙君小極。憇久之乃行。三十里抵林坎驛。則二更餘矣。

十七日子刻行。辰刻過嘉明驛。明隆慶間都蠻之亂。曾設通判於此。理糧餉。後裁五十里過石燕河。又二十里亥刻抵隆昌縣。令朱君雲駿出見。無錫人頗工詩。官蜀後所刻萬里集尤多佳者。如瀘州云。萬頃波光碧玉流。鐵瀘城畔繫扁

舟恰當煙雨空濛候。訪到江山平遠樓。吳楚帆檣來極浦。巴渝箏笛動新愁。尊前賴有蘭言契。懷抱憑開互唱酬。抵富順云。小別江陽已隔年。沿緣山色策吟轡。四圍翠篠遮紅樹。一逕清流帶碧煙。墟市簫聲沽酒伴。江濱燈火賣魚船。使君底事偏相左。訪到西湖意惘然。資陽縣云。嘉樹俯清流。涼蟬吟早秋。城環金雁水。人上木蘭舟。向夕洒微雨。橫波明遠鷗。酒帘飄隔岸。覓取醉鄉侯。蓬溪縣云。林密疑無路。峯迴儼步虛。犬聲流水外。風信落花初。臺古畱仙韭。山深產石魚。咨詢良足慰。閭井樂安居。皆清唱也。銜杯晤語。移時而別。

十八日行三十里。辰刻過雙鳳驛。又三十里過稗木鎮。又三十里未刻過內江縣。江水自灌縣來分爲二。此支由成都之北繞縣郭流至瀘州入江。故謂之內也。又六十里戌刻抵營山鎮。飯已小憩。

十九日子刻沿唐明渡行六十里渡中江。寅刻過資州。辰刻過金帶鋪。又四十里午刻過南津驛。又六十里未刻抵資陽。中江自北來。遶城東行。至城南而資溪水自西來注之。城在資溪東。故謂資陽。令山東孫君煒出迎甚恭。予弟秋汀

敗焜富順縣丞。以協理驛務在此。不相見者十五年矣。一則天涯薄宦。一則雪嶺從軍。草草數語而別。不覺墮淚也。又四十里戍刻抵臨江寺。

二十日子刻行六十里至簡州。知州陸君元鼎出見。蘇州人名醫薛生白壻。飯已。七十里過龍泉驛。以近龍泉山名。又七十里抵成都。則副將軍已於十八日至。阿公於十九日至。寓皇華館。在城之北。

二十一日詢各路軍情。打箭爐距章谷四百里。章谷距約咱二十餘里。中隔河夷人用皮船往來。今造舟以渡。南路漢兵屯練共八千餘人。阿公爾泰與副都統鐵君保總兵英君泰及宋君元俊率以分攻賊寨。董天弼有兵五千四百名。以西路山峻險。於九月三十日從山神溝往木坪。爲進攻甲金達計。是月十四日兵始集。方議以二十四日由堯磧前進云。先是兩金川事起。阿公爾泰意臨之以兵。逆酋必懼。遵約束退兵。故兵糧諸事咸未及爲久計。暨德制府至。始令布政司設軍需局專辦。悉仿十三年金川用兵事例。支用報銷。至是軍需局報稱各路共運糧四萬三千六百餘石。派夫一萬二千二百餘人。各營可撥火藥。

共十萬九千二百餘觔。鉛子火繩等物稱。是是夕得旨。王昶著賞給主事。所有分例。准其支食。

二十二日與司道諸君相見。時布政使劉君益謝病。以李君本代其任。漢軍正藍旗人也。按察使李君世傑。貴州黔西人。亦新任此。川北兵備道吳君文燮。江蘇高郵人。成都府知府蘇君爾通阿。滿洲鑲藍旗人。同知韓君萊曾。江蘇長洲人。洗馬立方先生彥曾之弟。華陽令賈君廷彥。山西陽曲人。成都令褚君端北。亦長洲人。辛未進士。二十年前曾在紫陽書院偕讀書。署金堂令陳君大文。吳縣人。昔年翁徵君玉行主其家。故亦數與相見。以上諸君皆辦軍需局事者。同年學政孟君超然。以吏部考功司郎中應是任。時任將滿矣。接任者爲宗人府主事馮君應榴。尙未至也。又前重慶府知府朱君子穎。孝純。朱君都中舊好。以詩鳴。與布政使李君有親。應廻避。赴吏部改補別省。因有賠項。貧甚未能完。是以羈寓於此。

二十三日南部令凌君夢曾來見。君爲茗柯先生文孫。予辛巳會試所取士。及

晚得旨。以賊人設碣固守。乃所特爲抗拒官軍之計。我兵卽奮勇攻擊。賊必悉力支持。不惟曠日玩時。且恐兵丁或有傷損。昔年訥親辦理金川事宜。曾以撲碣獲罪。阿爾泰等何欲蹈其覆轍。自當暫舍堅碣。繞越他路而進。方合避實擊虛之道。

二十四日副將軍奏言體察小金川形勢。西南兩路。最爲扼要。昔年經略傅恒征金川。亦由斑斕一路。自應從此進兵。但今滿洲黔兵來抵成都。尙需時日。臣謹先馳往南路。與阿爾泰商辦一切。奏上乃行。昧爽出城四五里許。有武侯祠。少陵所詠丞相祠堂也。三十里過雙流縣。大江從黃勝岡東南流至灌縣。分爲二支。及崇慶又分爲二。自溫江流入境內。故縣以名。在縣北者名大旱江。在縣南者名楊柳河。實皆岷江所分。至眉州合流。行五六里渡楊柳河。又十里過新津縣。又三十里過斜江。江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流入於邛水。又三十里抵邛州。漏下三鼓矣。邛州知州曹君焜嘉善人。以敏幹稱。是夕來。余擁衾將臥。數語而別。不暇抵掌論時事也。自成都至邛州。沃野數百里。溝塍如繡。道途如砥。村

莊相望。桑柳猗猗。豆莢麥苗。皆青葱彌望。錦城天府之言良信。

二十五日子刻從邛州行三十里過百丈驛。入名山縣境。蓋古百丈縣。縣東有百丈山。因名。下有河源。出蓮花山。流入蒲江。注於鐵溪。飯已行。自此而南路漸犖确。六十里申刻過名山縣。益峻峭。皆蒙山之支山也。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東二里。水聲潺潺然。邛水也。俗名長潰江。源自邛崃山經州界。東入青衣江。窄橋布其上。時已戌刻。署知府江君權遣人邀至署。君昔爲兵部郎中。庚辰順天鄉試。辛巳會試。皆與予爲同考官。善秉燭絮語。酒罷始歸館舍。

二十六日丑刻燃炬行。上下坡礮。旁長潰水噴激不絕。所謂自由山也。凡五十里過觀音鋪。又二十里過嚴道。漢文帝賜鄧通嚴道銅山。得鑄錢卽此。又三十里過榮經縣。復行雨作。旣夕雨益密。路益險。六十里抵小關山。宿於村民家。掃除半室。假寐頃之。

二十七日卯刻行。雨霽。十里過大關山。視小關山倍峻。懸崖路絕。輒編木爲橋。半插巖間。半支木杪。志云明洪武間曹震始修鑿者。其下盈路皆圓石如卵。蓋

夏秋間四山瀑水齊下。萬石磨盪推激成此。又十里登大相公嶺。相傳諸葛武侯南征所經。絕巔有公廟。遺像清高。攝衣再拜。時雨雪。輿人皆僵凍。索粥糜少許食之。坐望山西北面。雲霧瀾漫。一無所見。有頃循嶺而下。俗名七十四盤。卽九折坂。爲王陽停馭。王尊叱馭處。是日辰刻。副將軍抵清溪縣。江君權報董君以二十四日從札古壩攻破甲金達山。賊酋潰走。並得牛廠。不日可入達圍。副將軍乃飛騎來迎。予旣至。令草奏畧言斑斕山一帶賊人。多建礮卡。從前福昌因兵力單弱。未能卽進。若於此一路乘勢進攻。不惟與董天弼會合。且直搗美諾。勢較捷便。但天弼旣經深入。自當添兵接續。現有成都滿兵四百名。調往南路。甫抵雅州。距木坪堯磧不遠。令其速赴天弼軍營。協同進剿。並派遣副都統常保柱及侍衛等率領以往。至籌度機宜。臣應卽赴西路云。蓋斑斕山至美諾。以達圍爲咽喉。今董君旣往牛廠進攻。賊人如棄達圍去。必不守斑斕。若分力以拒牛廠之兵。則斑斕守禦單弱。亦必易克。故亟取道於此。

二十八日奏上乃還。還過大相公嶺時。初霽。雲濤如海。日光照之。作白毫光色。